



我的心理学老师

● 马春芬



师道

二〇二二年第八期

我的心理学老师张一帆先生，是我生命历程中给予我最多鼓励和最大影响的老师之一，我无比崇敬和感激他。

张老师教我们时大约 30 岁，他身材不高，瘦小干练，步履匆匆，不苟言笑，自带威严。每年学生们评选“我最喜爱的老师”，张老师都名列第一；他连续十年被评为学院“四大才子”；他那时已经成为上百部译制片配过音，为师大实习生上心理学示范课；是青年教师中唯一的教学免检者；他的“西方心理学史”讲座，吸引了众多学生，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……

张老师讲课旁征博引，妙趣横生。来自边疆的我之前从未见过一个老师有那么好的口才，不翻看教案，很少板书，仅凭书上的几行字，他就能滔滔不绝讲一节精彩的课，让性格内向、才疏学浅的我叹为观止。我特别喜欢张老师的课，想把他说的每句话都记在脑子里，那些深奥的心理学术语，经他形象诠释，再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，基本上都可以理解。

张老师上课有个习惯，他在讲台上放着班级花名册，每堂课开始时，他会随机提问上节课的内容。同学们爱上他的课，唯独对这个环

节头痛不已。每次一上课，大家都低着头祈祷自己不要被抽到。如今想来，他的“温故知新”法、鼓励学生表达观点等教学方式，到现在也不过时。

期中考试，我的心理学考了 92 分，比课代表少了 3 分，有些同学的成绩则惨不忍睹。考试后的那节课，张老师提问了一个问题，叫了几个人，都没回答上来。张老师显出有些失望的样子，不再看花名册，先叫起课代表回答，接着，他忽然点了我的名字。我一愣，站了起来。当时我没有完全的把握，所以回答得很没有底气。我答完了，张老师说：“很好嘛！”转而责备道，“既然会，为什么不举手？”我的心因紧张而狂跳着，心里随即溢满了庆幸。

还有一次复习课上，我问了张老师一个问题，老师用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段话，大意是区别两个概念。他的字有点像隶书，也像草书，总之很有范儿。我像得到了明星签名一样稀罕，30 年过去了，那个发黄的本子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。

寒假过后，是学校的表彰大会，我有幸被评为三好生。我们在体育馆内席地而坐，还欣赏了穿插

的节目，其中就有张老师的诗朗诵。依稀记得是关于“西北大汉”之类的一首诗，他的朗诵大气磅礴，酣畅淋漓，偌大的场馆充满他浑厚的声音，时而雄壮豪迈犹如万马奔腾，时而低沉婉转好似空谷传响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现场听到令人荡气回肠的朗诵。

期末考试转眼到来，那天我去得晚，阶梯教室已经坐满了同学，只有最前排的位子还空着，我便坐在第一排。对于这个考试，我还是有信心的。考试是张老师自己监考，他定定地坐在讲桌前，也不来回走动。我做得很顺利，早早就做完了，交了卷走出考场，心里还在回味，不知答卷有没有疏漏。正在这时，班上一位女生在身后喊我：“张老师叫你呢！”

我的心再一次狂跳起来：考试还没结束，老师叫我回去干什么？难道是我的卷子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忐忑不安地走到了阶梯教室门口，小声问：“老师，您找我？”不料，张老师手臂一挥：“没事了，你回去吧！”我满腹狐疑地离开了。暑假收拾行李时，班主任骆老师来我们宿舍，递给我一本影集和一支钢笔：“这是张老师送给你的，祝贺你，心理学考了满分。”我激动得满